園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果園樂

柏林漫言 余逾

去果園農場摘果子，是大人小孩都喜歡的「遊戲」。從超市裏買來精選的水果不好麼？一定要頂着夏日的太陽「御駕親征」？那是必須的。從超市買來和自己親手從樹上摘下的果子，能一樣麼？

從初夏到盛夏，從草莓、櫻桃摘到藍莓成熟，從盼着多一點暖暖的太陽，到努力遮擋盛夏的烈日。農場、湖畔，依然是這個夏天我們最愛的地方。

柏林周邊很多森林和湖泊，摘各種野菜野果子是人們在不同季節的「日常」。最多的是韭菜，割得快長得快；蘑菇也不少，全天然；蒲公英、野菜、野草藥……然而，對於這些摘下來不能直接吃的東西，我興趣不大。蘑菇我也不認得有毒沒毒，怕吃錯了產生幻覺。野菜野草藥這些高難度產品，我也心有餘而力不足。

果園都是允許摘了直接吃的，我很喜歡。出園的時候把摘的果子稱一稱，人均摘夠一公斤或者半公斤就免了一兩歐的門票錢，如果沒摘夠就付門票。大部分情況是摘的果子遠遠超過這個門票的價值，只是，兩個小朋友肚子裏的估計比籃子裏還多。

記得他們第一次到草莓地，剛到的時候就是恨不得鑽進去的樣子，迫不及待地看到草莓便開始摘到籃子裏。慢慢走到更遠處，發現有更多不同品種的草莓，有更好的口感，更紅更成熟的果子，他們便開始把籃子裏的「次品」吃掉。沒過多久，便看到兒子坐在地上，守着一個滿滿的籃子。

「走不動了？」

「不是，媽媽，我太飽了。」

「草莓吃飽了？」

「我已經吃得快吐出來了。」

我不厚道地笑出了聲兒。

我呢，進門一般從不領籃子，我的樂趣在於躲着太陽東張西望，給他們拍拍照。摘果子一般都是毫無懸念的暴曬，畢竟，陽光照到的果子才甜。我也是會摘果子的，摘來放哪兒呢，當然直接進了肚子裏。

摘草莓的時候，偶爾發現一株特別甜的，我便會守在面前把那株上成熟的果子全吃光，才心滿意足地挪地兒。有時候見他們在附近不遠處，也會叫上他們一起吃。

摘櫻桃要具體一些，因為很多櫻桃在樹上需要爬上去。我便甩着手大步往園子的深處走，走到又大又紅（其實是紅到發黑才甜）的櫻桃樹面前，再招呼兩個小朋友爬上樹去摘，我拿着籃子在下面一邊接一邊吃。

藍莓嘛，大部分都太酸了……我帶了我的新玩具——一個便攜果汁機。在湖邊野餐時把藍莓草莓一起打成汁，再加蘆薈果汁，還是酸到牙齒快掉。趕緊忽悠小朋友們過來：「哇！好好喝！補充維C！來來來多喝點！」

本以為夏天馬上就要過去了，接下來竟然還有一輪連晴高溫。朋友們又邀約着郊遊。我想，人們如此喜歡夏天，可能是因為夏天更能親近大自然吧。

許鞍華獲威尼斯影展終身成就獎

市井萬象

九月九日凌晨，香港著名導演許鞍華獲頒第七十七屆威尼斯影展「終身成就金獅獎」。許鞍華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新浪潮導演的代表人物之一，這一年代也是香港電影最鼎盛時期，被譽為「東方荷里活」。回顧深耕影壇四十載，許鞍華曾六奪金像獎，三斬金馬獎，是香港電影業的佼佼者。 **路透社**

似曾相識

HK人與事 黃秀蓮

推開大廈玻璃門，見一個極胖的年輕人在幾呎外走過。那形態，好生眼熟。平頭裝，戴眼鏡，超加大碼的黑色T恤，棉布褲子，走起路來全身肌肉顫顫然。我幾乎想高聲把他喚住——然而，眼前人行動自如，步履穩健，這影像「叮」一聲似地提醒了我，此人並非故人。

我呆立門前，望着黑山一樣的背影。這位年輕人往前行，兩腿移動，腰肌就跟着抖動，拉牽布料，T恤縱然闊大尚有餘裕，後幅卻山勢起起伏伏。走路時一雙手前後前後地擺動，可能為了要平衡過胖的身體吧。

真是人有相似，這陌生人的樣子、身形、姿態，都像足了一位舊同事。同事比我年輕一輩，彼此毫不熟稔，交情淺淡，可是一想起龐然身影，心裏不由得揪一下，只覺悲涼。

在職場裏，人際之間宜盡量維持距離，這是一種客套而文明的禮貌，所以偶然走在這特別巨大身影後面，我總不免地猜測其重量，起碼有兩百五十磅吧，卻從來不敢去問人家實際的體重，免得犯了「干卿底事」的潛規則。至於肥胖是出於家族遺傳，還是出自個人飲食習慣，或者兩者兼之；又可有具體減肥計劃等等話題，基於私事莫問，私隱莫侵的原則，當然絕口不提。可是軀體給肌肉過分堆疊，脂肪積累到了失控的程度，體重指數（BMI）嚴重超標，更兼因肥胖而引致多種疾病這警號，令我有不敢宣之於口的絲絲不安。

不過，他在球場的出色表現，卻大大減低了憂慮。誰想到他居然是籃球高手哩！由於頓位驚人，是以每次下場都特別吸引，我不愛看球，也充滿好奇地看他出賽。但見他傳球奪球，彈跳力不弱，射籃的剎那，縱身一跳，動作矯健，手勢甚至稱得上優雅。那麼不可思議地擺脫體重的桎梏，背後一定經過持續有恆的練習，一定付出比別人更多的汗水。場邊圍觀者自然歡呼不絕，掌聲雷動。校園內操場上常有比賽，然而他射籃時反地心吸力地跳躍，負重分明過重竟又恍惚甚輕地騰起，叫我錯愕一驚，神為之奪，至今不忘。

後來我調職他處，不意在舊生會聚餐中，聽到昔日上司說這同事原來有嚴重糖尿病。有天忽發高燒，勸他立刻看病，可是他堅持下課後才求診，結果當夜入了醫院。醫生說小腿必須截肢……近來糖尿上眼，視力衰退……申請因病提早退休又不獲批准……

杯盤無味，觥籌不興；燈影徘徊，滿座黯然。

那校舍係舊建，已有年月，苦無升降機，那麼，胖軀得天天扶着支架上落，撐入中年的蒼涼歲月裏去了。唉，昔才偶遇的年輕人舉步輕鬆，焉會是故人呢？從容射籃，敏捷入球，健康風采，不可復求。原來人生珍貴的一刻，威武身手，盈場喝彩，已高高掛在籃球架上。

潮人團結的驕傲

維港看雲 郭一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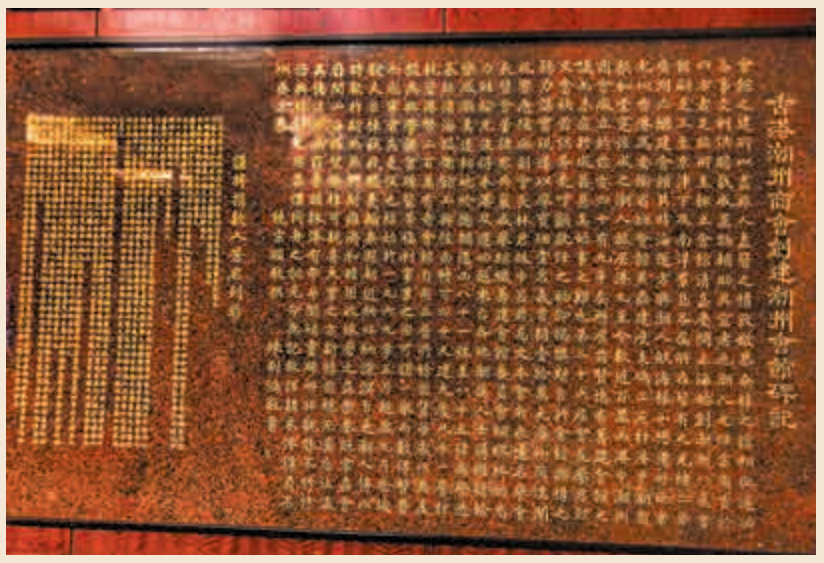
「會館之建，所以盡旅人盍簪之歡，敦敬恭桑梓之誼，相與通功易事，交利俱贍，裁成萬物，輔助其宜者也。……經始於一九六九年五月，越歲九月告竣。觀夫巨棟巍峨，飛甍輪奐，遐朝近拱，吐納滄溟。自是潮人得以時聚於斯而燕於斯，雍濟和睦，用收琢磨之益……宗頤旅港有年，早聞碩畫，睎此壯觀，能不忻忭，倍興梓材之思，益懍同舟之訓。」

一九七〇年九月，位於西環德輔道西八十一號的潮州會館落成時，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撰寫《香港潮州商會創建潮州會館碑記》（下稱「碑記」），記述會館籌建過程及會館功用，兼表達自己思鄉之情，全文共六百二十八字，連同當年捐款建館各位潮商善長的芳名，用大理石鐫刻，嵌於潮州會館十樓廖寶珊堂牆上。屈指算來，這座樓高十層的潮州會館，落成迄今已整整半個世紀。日前出席新任潮州商會會長黃書銳先生主持商會成立一百周年慶典籌備會議，會後站在饒公這篇碑記之前，默默誦讀，再看捐款芳名表：廖烈文、呂高文、張卓如、林百欣、李嘉誠、蔡章閣、陳弼臣等等，皆大名鼎鼎潮人之光，頓生感慨。

常聽聞潮汕有「三個一千多萬」，一是潮汕地區人口有一千多萬，二是內地其他省市的潮汕人有一千多萬，三是移居海外各國各地有一千多萬潮汕人。除了東南亞，香港是潮人最集中的地方。饒公在「碑記」中寫道：「其時海運方興，潮人航海梯山，懋遷外地者，尤以香港為要衝。……潮人旅居港九，至今數近百萬。」一百多年來，一代又一代潮人來到香港展開新生，白手興家，建功立業，可以說，香港是潮人的第二故鄉。大略而言，潮人移居香港主要分為三個時期，一是香港開埠早期至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二是一九四九年前後，三是改革開放之後。雖然三個時期潮人來港的原因、背景甚至途徑不同，但是香港對潮人的吸引力一以貫之。香港獨特的自由、開放、多元、包容和中西交融、充滿機會的社會環境，成為勤勞、刻苦、靈活、敢拚敢贏的潮人樂土，一百年來港九新界誕生了一大批潮籍富商，當中不乏富可敵國的國際級巨賈，更可貴的是，香港的潮商又成為積極支持祖國改革開放、推動潮汕家鄉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當中不少人以榮譽市民身份，重返故里。所以我向商會各位首長及前輩建議，慶祝潮州商會成立一百周年，首先應該感恩香港這片熱土。

國父孫中山曾經慨嘆中國人是一盤散沙，但潮人在海外素以團結齊心聞名，無論何時何地，一句「家己人」，萬事好商量。饒公在「碑記」中對潮州會館籌建過程記述甚詳：「第二十六屆會長廖君烈文奮袂首倡，奔走呼籲」、「海外同僑聞風響應」，副會長及各位永遠名譽會長等共襄盛舉，連「暹叻越柬台各地潮屬人士踴躍捐輸，樂成厥美」。這座五十年前落成的潮州會館，就是海外潮人團結齊心的寫照。二十多年前在陳偉南先生倡議下成立香港潮屬社團總會時，饒公手書「團結」二字，以資勉勵。我記得前年清明節，潮屬各社團首長和鄉親在廖寶珊堂舉行饒公追思會，這幅饒公墨寶，就懸掛在大堂主席台一側。藉此香港潮州商會百年大慶之際，緬懷潮籍前賢創會建館之功，重溫饒公生前的殷切勉勵，愚以為，最值得我們後來者驕傲和傳承的潮商潮人集體財富，盡在「團結」二字。

無論在哪一個時期來港的潮人，如今都以香港為家，有道是日久他鄉是故鄉，而香港的多元文化，也包含潮汕文化的元素，二〇一一年六月香港特區政府公布四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當中就包括香港潮人盂蘭勝會。多元和包容，是香港吸引包括潮人在內各個族群乃至世界各國各地人士，能夠融入香港、以香港為家的重要因素，是香港成為亞洲四小龍和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因素。如果說前輩潮人與其他族群共同建立多元和包容的香港價值觀，那麼，作為新一代潮人潮商，就有責任加強團結，與全體港人一起共同鞏固和維護這些令香港保持吸引力、賴以成功的傳統價值觀。



▲潮州會館內用大理石鐫刻的《香港潮州商會創建潮州會館碑記》 作者供圖

校書以消暑

文化經緯 吳捷

暑伏苦熱，又有秋老虎在後。消暑，不妨去山中，觀疊嶂空翠；或去海邊，伴雲水渺茫；抑或在家嘆冷氣，慢品古典詩詞，「消受白蓮花世界，風來四面卧當中」。近世藏書大家葉德輝的消暑妙法卻是：校書。葉老先生的《藏書十約》說，校勘有「長夏破睡」之功、使得「難境易過」，但這種方法，適用於三心二意的現代人嗎？

校書，又名校勘、校讎，在一定程度上是「捉字虱」，但又不止於此。古代文章典籍的流傳，起初都靠鏤金刻石或手抄。在傳抄過程中，魯魚亥豕，斷簡殘帛，錯字、漏字、衍字、改字、脫文等等都很常見。印刷術普及後，一些書商和學究仍不免胡改亂湊，所以葉德輝說「書不校勘，不如不讀」。皇家藏書閣有專職校書人員。《漢書》說揚雄「清靜無為少嗜欲」，「博覽無所不見，默而好深沉之思」，曾於未央宮天祿閣校書。白居易在集賢院，「集賢讎校無閒日，落盡瑤華尚不知」。清代學者長於校勘者眾多，如王念孫、錢大昕等人，尤重文本的「內證」，即用文字學、訓詁學的知識來捉字虱。嘉慶年間，顧廣圻與段玉裁為撫州本《禮記・王制》中「西郊」還是「四郊」爭論不休，竟至絕交，友誼的小船翻在一個字上。到一九三四年，胡適為陳垣《〈元典章〉校補釋例》寫了一篇八千字的長序，重新提倡「外證」的方法，即廣泛搜求古善本並以之為基礎校勘。陳垣就是用元代刻本校補董康從日本抄回的《元典章》稿本（清代杭州八千卷樓藏書），找出訛誤一萬二千餘條，缺文一百餘頁。這些工作有功古人，津逮後學，下的是安靜寂寞的功夫。

如今，多數中國古籍已有校勘精良的現代印刷版，普通讀書人無須下大功夫校書了。但編輯、排字過程中的誤植，翻譯時的錯漏，以及網上以訛傳訛、繁簡體轉化失當之例，仍不勝枚舉。捉字虱以消暑，左圖右史以比照，不亦樂乎！如巴蜀書社一九九三年簡體字版《杜甫詩歌賞析集》，將「梦」作「萝」，「關塞」作「问塞」，明顯是繁簡轉換之時，將繁體「夢」與簡體「萝」、繁體「關」與簡體「问」混淆。這類低級錯誤，不必有古善本校讎也可一目了然。林少華翻譯村上春樹作品，一遇到片假名外來語就發昏。如《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寫主人公演奏手風琴，「我把蛇腹管左右伸縮着，從下方開始依序按鍵」。「蛇腹管」？莫名其妙。核對日本新潮文庫二〇一〇年版原文，原來是手風琴的「風箱」。在《海邊的卡夫卡》中，田村卡夫卡經常喝一種「嘉頓紅茶」。從來沒聽說過這品牌的茶，查新潮文庫二〇〇五年版原文，明明是「格雷伯爵茶」（Earl Grey）。「嘉頓」（Garden）是香港的餅乾糕點公司，並無紅茶業務。想來是林少華沒聽說過伯爵茶（確實在內地不多見），遂胡亂譯為早在一九九二年就開拓內地市場、知名度較高的「立頓」（Lipton）紅茶，卻又將之與「嘉頓」混淆，生造出一個「嘉頓紅茶」。讀書時稍加思索，勤於翻檢閱、對照，將這類錯訛以紅鉛筆圈出，心下大樂，忽然忘卻暑熱。

此外，對改動較大、異文較多的著作，用校讎的方法，將幾種版本對照而讀，也是一樂。最近我讀《道德經》，用的是早年購買的黃瑞雲校註、以王弼《老子道德經注》為底本的《老子本原》，對照李零教授編註的馬王堆帛書《老子》，將後者用鉛筆抄在《老子本原》每一章原文旁邊對照。這些異文，其實很多並不互相排斥，不必去彼取此，而可看作《老子》文本系統的形成過程。當代武俠大師金庸，曾將十餘部作品一再刪改，不但改寫人物關係和形象，理順情節年代和時序，打磨文字與細節，《書劍恩仇錄》更增補五千字一章《魂歸何處》，《天龍八部》則改得面目全非。若將當日報刊連載與後日的兩種「新版」對比來讀，就可以感到金庸的創作手法和思想在幾十年間的一些改變。如此對比版本和異文，暢遊於趣味的海洋，倏忽之間，山光西落，池月東上，暑氣不再。

葉德輝認為校書可以消暑，無非是因為校書有「習靜養心，除煩斷欲」之功。想來真是佩服古人近賢，雖電扇、冷氣一應俱無，卻能對桌獨坐，手持二三本書，默然讀寫之間，涼境暗生，暑熱盡消。今人注意力分散，目眩五色，耳迷五聲，心亂而神散，不如學古人校書的專注力，以一心之靜，冰鎮溽暑。